

青年学者丛书

尔雅研究

◎ 管锡华 著

青
年
学
者
丛
书
QING
NIAN
XUE
ZHE
CONG
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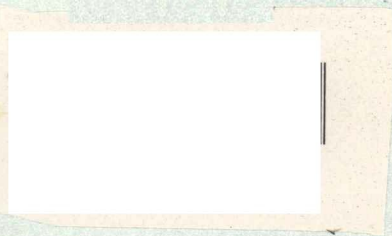
安徽大学出版社

◎管锡华 著

青年学者丛书

尔雅研究

QINGNIAN XUEZHE
CONGSHU



— 2

安徽大学出版社

管锡华 著

尔雅

研究

管锡华题

安徽大学出版社

《尔雅研究》

管锡华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尔雅研究

管锡华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23003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01千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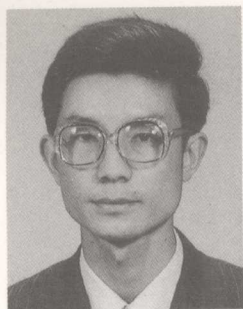
印数:1—1000

责任编辑:高兴

封面设计:包云鸠

ISBN 7-81052-045-8/1·4 定价:13.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管锡华，安徽全椒人，1953年生。1982年师从赵仲邑等教授学习汉语史，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4年入选安徽大学首届“中青年骨干教师”并任汉语史硕士研究生导师。1995年考入四川大学读博士学位，师从赵振铎教授专攻汉语史。著有《校勘学》等专著，发表论文50余篇。现主要从事汉语史、古籍整理、词典学等的教学和研究。

《尔雅研究》序

赵振铎

《尔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按意义编排的辞书。它产生于战国末期。

这部书共有十九篇。《释诂》以下三篇收录的是语词性条目，《释亲》一篇解释亲属称谓的名称，反映了宗法社会亲属关系的复杂性，它收录的条目可以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释器》等三篇解释人所制作的器物，不妨把它算作应用科学的范围，至于《释天》以下十二篇，解释天地山川等自然现象以及动植物的名称，则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了。它的内容构成了古代知识的复杂体系，已经具备了综合词典的格局。

早在汉文帝的时候，《尔雅》就设置了博士，后来因为只有五经才立博士，《尔雅》属于传记之列，就没有再置博士了。但是，在两汉的目录学著作里面，它一直著录在“六艺略”里面。到了唐文宗太和年间刊刻十二经于石上，《尔雅》仍在十二经之列。西汉末年，刘歆为了立古文经学，曾经征募能为《尔雅》的千余人，讲论庭中。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面说：“《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其实何止《尚书》如此，阅读先秦的典籍都需要利用它。

王充《论衡·是应篇》说：“《尔雅》之书，五经之训诂，儒者所共观察也。”这代表了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以后人们的看法。根据清人的研究，《尔雅》里面解释《诗经》的地方不过十分之一，而解释群经的地方也不过十分之四，其它大量的是解释先秦

的典籍。因此可以把它看成一部先秦时期的综合词典，利用它来解读先秦文献语言有很大的好处。

从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重视《尔雅》的运用。东汉光武帝和他的臣下游灵台的时候，得到一只身上有豹纹的老鼠，群臣说不出是什么动物。独有侍卫官窦攸根据《尔雅》的记载，认出它是鼯鼠，得到了光武帝的赏赐。光武还下诏要群臣的子弟随从窦攸学习《尔雅》。东晋时候，蔡謨初到江南，误把彭蜩当成蟹子。吃后又吐又泻，弄得狼狈不堪。曾经有人嘲笑他：“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

正是基于这点。从汉朝以来，给《尔雅》作注的学者代不乏人，晋朝郭璞、宋朝邢昺、清朝邵晋涵、郝懿行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对于疏通文字，考订名物等方面都作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至于对《尔雅》一书作全面的综合研究，也有陈玉澍的《尔雅释例》问世。

今天科学的发达，日新月异。《尔雅》这部重要的古代辞书仍然没有失掉它的作用。因此站在更高更新的角度，用现代科学的观点，对它作一番清理，非常必要。管君锡华八十年代初从中山大学赵仲邑、潘允中教授攻读硕士学位，研治《尔雅》有年，最近撰成专著《尔雅研究》，对《尔雅》一书的名义、撰人、时代、著录、篇卷、内容、性质、体例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尽的探讨，提出自己的看法。“《尔雅》的价值”一章，不仅从语言学的各个部门进行论述，还从文化学和自然科学的角度作了分析，颇有新意。“《尔雅》古今研究”一章在全书中占的比重最大，从汉朝一直讨论到近代，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持论平实，不偏不倚，单这一章就是一部很好的《尔雅学史》。全书引证翔实，胜义纷陈；且文笔流畅，有极大的可读性。

相信这部书能够受到专家们的赞赏，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目 录

《尔雅研究》序	赵振铎 (I)
弁言	(Ⅲ)
第一章 《尔雅》的名义、撰人和时代	(1)
第一节 《尔雅》的名义	(1)
第二节 《尔雅》的撰人和时代	(8)
第二章 《尔雅》的著录、篇卷和内容	(24)
第一节 《尔雅》的著录	(24)
第二节 《尔雅》的篇卷	(28)
第三节 《尔雅》的内容	(32)
第三章 《尔雅》的性质	(39)
第一节 《尔雅》的义类性质	(41)
第二节 《尔雅》的比较性质	(53)
第三节 《尔雅》的实用性质	(68)
第四章 《尔雅》的体例	(82)
第一节 编排方式的特点	(83)
第二节 释义方式的特点	(115)

第五章 《尔雅》的价值	(149)
第一节 《尔雅》的词典学价值	(149)
第二节 《尔雅》的词汇学价值	(152)
第三节 《尔雅》的训诂学价值	(156)
第四节 《尔雅》的文化学价值	(160)
第五节 《尔雅》的自然科学价值	(167)
第六章 《尔雅》的古今研究	(171)
第一节 《尔雅》的校注	(171)
第二节 《尔雅》的资料汇编	(234)
第三节 《尔雅》的理论研究	(244)
附录 论义类词典的发展	(260)
后记	(268)

第一章

《尔雅》的名义、撰人和时代

《尔雅》成书较早，书中无序跋以说明书名命名取义，亦未载撰人、时代。后人各援其据，各执其理，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本章拟董理旧说，以资参考；附以己意，以求折衷。

第一节 《尔雅》的名义

《尔雅》的命名取义，自汉及今主要有七说：

1. 近正说。汉刘熙《释名·释典艺》：“《尔雅》：尔，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①《汉书·艺文志》“《尔雅》”颜师古注引三国魏张晏曰：“尔，近也；雅，正也。”^②后主“近正”之说者良多，而对“近正”的理解又各有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以为“可近而取正”；^③《史记·三王世家》“文章尔雅”唐司马贞索隐以为“于‘正’字义训为近”；^④清阮元《揅经室集·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以为“引古今天下之异言，以近于正言”；^⑤清刘台拱《论语骈枝·释雅言》以为“综合谣俗，释以雅言，比物连类，使相附近”。^⑥

① 《释名疏证补》第3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汉书》第6册第171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经典释文》第1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史记》第6册第211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⑤ 《皇清经解》第6册第267页，上海书店1988年版。

⑥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第4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归正说。周祖谟《问学集·重印雅学考跋》：“古今言异，方国语殊，释以雅言，义归乎正，故名《尔雅》。”^①

3. 近夏说。《黄侃论学杂著·尔雅略说·论尔雅名义》在近正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雅”字，提出了近夏说。曰：“雅之训正，谊属后起，其实即夏之借字。《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则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二文大同，独雅、夏错见，明雅即夏之假借也。明乎此者，一可知《尔雅》为诸夏之公言，二可知《尔雅》皆经典之常语，三可知《尔雅》为训诂之正义。”^②

4. 文质说。清黄生《义府·尔雅》：“详《尔雅》主说《诗》而作，犹云‘《诗》正而葩’也。凡文章以尔雅言者，皆谓靡丽而典雅也。充其义，则尔、文也，雅、质也。尔、华也，雅、实也。”^③

5. 近古说。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释典艺》“尔雅”：“叶德炯曰：‘尔雅者，近古也。……下云‘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谓五方言语变迁，必以古训为主耳。世儒不案本文义正之为谊古，只以近正训尔雅，不知不近古何以近正。’”^④

6. 今古说。齐佩瑢《训诂学概论·训诂的源渊流派》：“近闻憩之师说：‘尔者近也，近者指时间言，今也；雅者远也，古也；今古者，以今语释古语也。’此说简捷爽快，郭注云：‘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俗俗之殊语。’正可为上说作一注脚。总之，雅字之解已无问题，所异者只尔字耳。《汉志》云：‘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这句话可作为《尔雅》一名之的解，《尔雅》犹

① 《问学集》下册第 689 页，中华书局 1966 年版。

② 《黄侃论学杂著》第 36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③ 《字诂义府合按》第 153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④ 《释名疏证补》第 314 页。

古今字之命名取义也。”^①

7. 明雅说。马文熙《〈尔雅〉名义新探》：“书名中的‘尔’当释为‘明’，或兼含‘明’义，《尔雅》又有‘彰明雅言’之义。”“释《尔雅》名义为‘彰明雅言’，与‘近正’说并非势不两立，相反，却可以彼此共存、互相补充，即‘尔’或训‘近’，或训‘明’，或兼含‘近’、‘明’二义，正如‘雅’即可训‘正’、亦可训‘夏’、也可兼含‘正’、‘夏’二义一样。”^②

七说各有发明，但从多方面去考察，近正说当近是。第一，以“尔雅”为书名，并非编纂者之臆造，当取成词以命之。从上古语言实际考察，“尔雅”是为习语。如《大戴礼记·小辨篇》：“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③《史记·三王世家》：“公户满意习于经术，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④既取成词以命书，其义亦不当相差太远。《小辨》北周卢辩注：“尔，近也。谓依于雅颂。”^⑤《三王世家》唐司马贞索隐：“尔，近也；雅，正也。”^⑥更有启发意义的是《汉书》二例。《艺文志》：“《尔雅》三卷，二十篇。”^⑦《王莽传》：“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⑧前者为书名，后者为普通词语。而唐颜师古注，前者引三国魏张晏曰：“尔，近也。雅，正也。”^⑨后者自注，亦曰：“尔雅，近正也。”^⑩书名与普通词语所释正同。第二，从各说之时代

① 《训诂学概论》第19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中国训诂学会1987年年会论文。

③ 《大戴礼记》第20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史记》第6册第2118页。

⑤ 同③。

⑥ 同④第2119页。

⑦ 《汉书》第6册第1718页。

⑧ 《汉书》第12册第4112页。

⑨ 《汉书》第6册第1718页。

⑩ 《汉书》第12册第4112页。

来考察,刘熙之说最早。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后出转精,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则并非如此,如古代语言的阐释,则以近古者为善。因为越近古,阐释语言与被阐释语言之间的距离就越小,阐释语言也就越能转达出被阐释语言的真蕴。《尔雅》产生于两千多年前,而至今仍被小学家奉为圭臬,正是其例。刘熙之说最早,最近于《尔雅》产生的时代,理当最善。第三,从《尔雅》发展来看,刘熙之说当有传承。《尔雅》成书于先秦,西汉有人增补,汉文帝时置博士,武帝时大行于世,东汉更被广泛引用。《尔雅》自成书至东汉末数百年间,逐步发展,绵亘未绝。而其书名命名取义独不被传承下来,是万不合情理的。由此可以推知,刘熙之说并非向壁虚造,当是承自《尔雅》的编纂者、增补者,至少是承自汉博士。这三方面证明了近正说当最近《尔雅》命名取义之实。由于刘熙对“近正”之义未加详细申说,所以后人“近正”之义又各有理解。由《尔雅》本体来看,后人对“近正”的理解又未切确。据我们研究,《尔雅》所收两千余训列,^①其被训语有方言、古语、疑难词语诸类,而训语无论如何分类、分成几类,即皆为《尔雅》时代的通语,通即是“正”。“近”为依近义,用于具体词典表述训语与被训语的关系,则为解释之义。“近正”直接释为“解释通语”又为不词。实则,“近正”,“近之以正”也(所补之“之”指被训语),亦即“以通语解释它们(被训语)”之义。逆推回去,“尔雅”即“尔之以雅”,用为书名,则取自成词,在意义上有所引申,有所变化。但这种引申,脉络清楚、顺理成章;这种变化,亦未使成词之义与书名之义相差太远、判为两词。若代入刘熙阐释语读之,则为“五方之言不同,皆以‘以(用)通语解释它们’为主也”,并无滞碍。值得

① 为叙述方便,本文采用了训列、训语、被训语三个名称,如“增、益也”称训列,其中“增”称被训语,“益也”称训语。

指出的是，刘熙对被训语只提及“五方之言”，而未及古语、难词诸类，实令后人遗憾。

以下再就后六说做一讨论。

归正说。周祖谟曰：“古今言异，方国语殊，释以雅言。”此语实即“以雅言释古今异言、方国殊语”。若以此语解释《尔雅》命名取义，则与我们所释大致相同，基本正确。但周此语并非用来释《尔雅》之命名取义。释之主语则为“义归乎正”，这就有了问题。词典释义唯求训语与被训语义相同或相近，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再就被训语与训语的词语来看，被训语皆收先秦经典要籍的词语，训语皆为《尔雅》时代的通语，其义亦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因此，“义归于正”不能确切解释《尔雅》的命名取义。

近夏说。“雅”通“夏”之发明，最早不是黄侃，而是清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荣辱〉》“君子安雅”条，王念孙以《儒效篇》“居夏而夏”确证《荣辱篇》“君子安雅”之“雅”为“夏”之借字。^①王旨在发明《荀子》之读。后刘台拱《论语骈枝》、刘宝楠《论语正义》借以释《述而》“子所雅言”之“雅言”。以为“雅言”即“夏言”，并提及《尔雅》。至黄侃则明确提出《尔雅》之“雅”即“夏”之借字，“尔雅”即近夏之义。二刘以“雅”通“夏”，其目的要证“雅言”即“夏言”，“夏言”即“官话”。黄移解“尔雅”，目的无二，要证“雅”即“雅言”，即“夏言”，亦即“诸夏之公言”。实则，“雅”本训“正”，“雅言”即“正言”，“正言”即“官话”、通语。字之常用义可解文意，则不必言通。黄侃自己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就讲得很好。他说：“今日摘读古书，当潜心考索文义，而不必骤言通假；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词。……余尝见今人读前人书，凡遇有

① 《读书杂志》第10册第65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

不解者，辄云某与某通、某为某借，其立义实少有当者。不知古人用字，必弃其本字而不用，而故为假借何为者？吾侪于此，慎言之可也。”^① 本训完满，何必曲经殊途而求同一之归？

文质说。黄生谓：“《尔雅》主说《诗》而作，犹云‘《诗》正而葩’也。”故从《诗》、从文学角度以解“尔雅”，得出“尔雅”、“文质”“华实”之结论。前提已误，结论则无需驳正了。

近古说。叶德炯谓“世儒不案本文”，故不知“尔雅者，近古也”。他推证“雅”为“古”义略如下说：“《白虎通·礼乐》：‘雅者，古正也。’”“《说文》：‘古，故也。’”“《大戴·本命》‘尔雅以观于古’，《汉书·艺文志》‘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王充《论衡·是应篇》‘《尔雅》之书，五经之训故’。曰‘观于古’、曰‘解古今语’、曰‘训诂’，皆取近古之义。又《史记·高帝纪》‘雅不欲属沛公’，集解引服虔云：‘雅，故也。’《张耳陈馥传》‘张耳雅游’，索隐引郑氏曰：‘雅，故也。’此虽非释雅训，足为雅有古义之证。”^② 叶之数例，《白虎通》“古正”之释，义偏在“正”，而非“古”；《说文》释“古”为“故”，与“雅”无涉。《大戴》“尔雅”并非书名，而为“依于雅颂”之义，“观于古”，“古”非释“雅”。《汉书》、《论衡》说《尔雅》的作用，并非以“古今语”“训诂”释“雅”。《史记》二例，“雅”为副词，素常之义。《高帝纪》（即《高祖本纪》）集解又引三国魏苏林曰：“雅，素也。”《张耳陈馥传》索隐又引三国吴韦昭云：“雅，素也。”^③ 既“非雅训”，则不“足为雅有古义之证”。“雅”无“古”训，近古说即不能成立。

今古说。齐佩瑢师徒推证“尔雅”为“古今”，其误大致如叶

① 《文字音韵训诂笔记》第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释名疏证补》第314页。

③ 《史记》第2册第353页。又，第8册2580页。

氏，即以前人论《尔雅》作用之语为释《尔雅》名义之语。此不赘证。

明雅说。马文熙所论，重在证“尔”为“明”。最有力证据为《说文·𠂔部》：“尔，丽尔，犹靡丽也。从门𠂔，𠂔、其孔𠂔𠂔，尔声。此与爽同意。”又：“爽，明也。从𠂔从大。”认为“尔”与“爽同意”，“爽，明也”，故“尔”亦“明也”。马实误解《说文》。《说文》云“此与𠂔同意”，非谓“尔”，而谓“尔”所以从“𠂔”。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于“从门𠂔，𠂔，其孔𠂔𠂔，尔声。此与爽同意”下曰：“爽之从大，犹尔之从门。惟爽不谐声耳。”^①可见“此与爽同意”是指构字取义而言，并非说“尔”与“爽”为同义词。这也可从《说文》的体例上得以证实：《说文》凡递训同义词皆采用“A，B也”，“B，C也”的方式。如《手部》“掉，摇也”、“摇，动也”；《口部》“咙，喉也”、“喉，咽也”等等，皆不以“此与某同意”表示。若“尔”、“爽”确为同义词，则会以“尔，爽也”、“爽，明也”的方式表示。且《说文》对“尔”已有明确的解释：“丽尔，犹靡丽也。”断不会又说“尔”与“爽”是同义词。词义与构字取义之义多不等同，如《刀部》：“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初”之本义即为“始”，“裁衣之始”乃“初”之构字取义之义，并不就是“初”之词义。“尔”正可以之为比。“尔”，“丽尔”，“丽尔”即是《汉语大词典》第一卷所释“疏朗”之义。另外“尔”用为“明”，古籍中也未见有一个旁证用例。马说之论证颇见功力，然于关键处却未能令人置信，故“明雅”之说亦非完妥。马似亦有所觉，故在文中又说：“本文释《尔雅》名义为‘彰明雅言’，与‘近正’说并非势不两立，相反，却可以彼此共存、互相补充。”执两端而不遽定。

相比较而言，后六说不如前一说近是。至于前一说，我们对

① 《说文解字注》第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